

JUNSHI
SHEYING
ZONGHENG
TAN

骆飞 著

军事摄影纵横谈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军旅文化丛书

军事摄影纵横谈

骆 飞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事摄影纵横谈/骆飞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1

(士兵书库)

ISBN 7-5065-4128-9

I. 军… II. 骆… III. 军事题材—摄影艺术—艺术史—中国 IV. J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4990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375

字数: 80 千字 印数: 1—28000 册

定价: 5.00 元

《士兵书库》出版说明

为士兵战友编一套丛书始终是我们的心愿。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特殊的武装集团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成为她的一分子无疑是光荣、幸运的。因此,热爱她,了解她,并服务于她,便成为每位士兵的崇高职责。

我们精心编辑的这套丛书就是出于这种目的,即通过生动活泼的文字,展示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历史、地理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知识,为军营文化营造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这道风景线里徜徉、默读、沉思,可以开阔视野,提高政治素质,陶冶革命情操,增长科学文化知识技能,为做一个合格的军人铺路搭桥。

我们依据广大战士对图书需求的规律和特点,在内容规范和写作方法上,尽量做到贴近连队生活实际,从国情军情出发,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使每一本书成为战士的知心朋友。

知识就是力量。当今处于伟大的变革时代,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实践、社会发展更加多样化的今天,在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急需知识更新的今天,愿《士兵书库》为士兵战友们带来新的气息和活力。

编 者

“军旅文化丛书”前言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战争与和平是永恒的主题,军事文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中,文化工作始终肩负着战斗与宣传的双重任务,在战争年代激励官兵浴血奋战,在和平年代鼓舞官兵保家卫国,建设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

“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军歌嘹亮,伴随英雄儿女血洒疆场;一篇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传颂半个世纪,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一幅油画《开国大典》风雨沧桑,引导后人走进岁月深处;大型舞剧《东方红》展示中国革命史,让后人叹为观止……

本丛书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摄影、话剧、影视等卷,在一定范围内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发展史,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光辉历程。个别卷从古代军队文化延伸开来,因为文化传承总是源远流长。

这套丛书是讲军事文化的,如果它们能够作为军事文化积累,对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事业做出贡献,能够作为积极的精神产品,使读者开卷有益,那么编者就很欣慰了。

丛书编辑部

2001年10月11日

目 录

- 第 1 章 中国的军事摄影
与外国的“大鼻子” (1)
- 第 2 章 一个胶卷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3)
- 第 3 章 斯诺和索尔兹伯里们
未曾捕捉到的瞬间 (7)
- 第 4 章 晋察冀来了个文化人 (12)
- 第 5 章 走过“白洋淀的雁翎队”，
他又亲历“地道战” (16)
- 第 6 章 这支既生产“战斗”，又生产“粮食”
的队伍，也创造了奇迹 (20)
- 第 7 章 用鲜血点燃熊熊“篝火” (25)
- 第 8 章 为毛泽东拍过照的吴印咸倾吐
心中的珍藏 (29)
- 第 9 章 8 年战火锻造的光荣 (37)
- 第 10 章 举起相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40)

第 11 章	进击姿态的歌,战争与和平 共同鸣奏交响	(48)
第 12 章	“开国大典”与“历史的瞬间”	(52)
第 13 章	突破“空中禁区”,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57)
第 14 章	“大比武”:武艺的较量, 文化的比试	(61)
第 15 章	在那“月夜哨兵”、 “高度警惕”的年代里	(64)
第 16 章	“丹青难写是精神”, 寒冬犹有花枝俏	(67)
第 17 章	革命英雄主义的张扬, 革命现实主义的回归	(73)
第 18 章	战争不会被忘记,那时的军事摄影 更值得回味	(77)
第 19 章	横笛高歌,长征,长城	(83)
第 20 章	翻开军事摄影艺术硬币的另一面	(86)
第 21 章	锁定军人,调焦,再调焦	(95)
第 22 章	“黑马”嘶鸣,系列摄影异军突起	(100)
第 23 章	脱颖而出,军旅纪实摄影傲视群芳	(109)
第 24 章	50 年等一回,感受“大阅兵”	(117)
第 25 章	潮落潮涨,百川归海, 军事摄影用“多元”拥抱明天	(126)

第1章 中国的军事摄影与外国的“大鼻子”

说到摄影,不能不说到这个“大鼻子”。

那是1839年8月,法国的巴黎街头格外地热闹,在风格特异的建筑、琳琅满目的橱窗、遍地盛开的鲜花、来往穿行的旅客之外,又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不!应该说是奇特的风景。

法国政府公布了一个让国民惊异也让世界惊异的消息: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法。

光影成像,这在我们中国也早已为人注意,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先秦墨家学派就针对大自然中一些光学

基本现象进行过研究。当时的《墨经》以及后来的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等都有相关的记载。然而,摄影术的真正发明者还是这个“大鼻子”。他以无可争辩的事实,使多年的探索有了结果,让多少年的争论划上了句号。他向世界宣告:摄影术有将人们目光所见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再现出来的“特异功能”。

像一股飓风卷起来,摄影术很快风靡整个世界。“几个月内,欧洲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新的技术,新的艺术形式以及新的流行玩艺儿”。到了1853年,美国就有1万多人拍摄了300多万幅照片。这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到了1856年,英国伦敦大学的课程就增设了一门摄影技术课。

此时,中国正处在苦难之中。战争、灾荒,民不聊生。既无心思更无能力接受这仿佛与己无关的“洋玩艺儿”。

摄影术在中国的运用,首先出现在清政府的外交活动中。慈禧太后的御照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照片。近年来发现的一些外国人(如方苏雅等)在这之前也在中国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于是把摄影历史又提前了些。

外国摄影者来中国“寻找新大陆”的摄影活动确实值得注意。出身于意大利的费利斯·比特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地拍摄,他在中国北方拍摄了大量照片。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可称得上是“军事报道摄影的先驱者之一”。换句话说,中国军事摄影史的第一笔应写在这些“大鼻子”们的身上。

第2章 一个胶卷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目前,我们更习惯把中国军事摄影史的源头与红军联系在一起。

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工农红军这支神奇队伍在中国军队史上创造了无数神话;也不仅仅因为这支队伍所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让世界瞪大了眼睛,让全人类为之思索了十年、二十年,直至今天;而是因为,在这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探索的悲壮队伍中,不仅孕育了革命的生命,更播下了摄影的“种子”。在60年后的一天,我们听到了一个胶卷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

1993年12月,中国新华通讯社,一楼会议室,30多位老中青摄影家在《传统与现实军事摄影座谈会》的横幅下,静静地却又是饶有兴味地听着一位老人讲述前所未闻的摄影传奇。

这位老人名叫苏静,时年83岁,他是老红军,也是红军时期的第一个拿起相机拍摄了珍贵照片的人。

在《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中有这样一段资料:苏静,福建龙海县人,1910年生。初中毕业后,在家乡一小学任教师,后进入师范学校学习。1930年,因苏静在校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此时,他在缅甸侨居的父亲回乡探亲,苏静便随父到了缅甸,在仰光附近的英脉镇华侨小学任教。教书期间,苏静经常到镇上同乡开的一个照相馆里去,开始学习摄影,不久就掌握了拍摄、冲洗整套技术。1931年底,苏静从缅甸回到福建家乡,准备筹建照相馆。不久,中国工农红军进入福建,苏静的一部分同学参加了革命队伍。苏静与这些同学联系,帮助红军筹款筹粮,搞宣传,进行革命活动。反动当局登报通缉他,并掠去了他筹办照相馆的全部摄影器材。1932年4月,苏静在漳州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闽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宣传队长。1933年,苏静在红一军团司令部任参谋,搞侦察通讯工作。红一军团领导知道苏静懂摄影技术,便把从江西一县城天主教堂里没收来的一台拍摄八片的折合式照相机交给他使用。苏静回忆说:

那是1934年的一个夏天,我军粉碎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当时我所在的部队打了大胜仗,消灭

了敌两个师，俘虏了敌师长，缴获了不少新式武器，部队士气高昂，我们围着那些新玩艺儿东瞧西看，可就是摆弄不了。怎么办？还是老办法，战争中学习战争。首长决定，办个训练班，让一名俘虏兵当小教员。开办这样一个训练班，确实不寻常。朱德总司令听说了，匆匆赶来，这对我们真是很大鞭策。我就琢磨，最好能拍一张照片。在这之前，我们已从天主教堂里弄来了一部相机。但没胶卷，大家想方设法找，最后还是找到了两卷。是一卷照6张的那种卷。那么谁照呢？当时谁也不会，只有我在参加红军前跟人家学过一点拍照和冲洗技术，这样，“历史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我肩上。训练班在一个树林里开办，朱总司令在大家的要求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壮着胆子上前照了一张，后来又给军团参谋长徐颜刚照了一张。卷照完了，但无法冲洗。要留下来，怎么办？

苏老越讲兴致越高，大家更是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是对这卷胶卷如何处理很感兴趣。苏静清了清嗓子，很幽默地说：

没办法，只好委屈它了。我把它带在身边，我走到哪它就跟到哪，这卷胶卷就这样跟着我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途。一路上，千难万险不用说了，但我始终把它当作“宝贝”珍藏身边。红军终于克服艰难险阻胜利到达遵义。我就赶紧找

照相馆,胶卷冲出来了,虽然经历了一年多风风雨雨,但还幸运,大家争着看,就像看一个新生儿似的,我更是迫不及待,一看,有几张还不错,也有两张照坏了。当时没能马上印出照片,只好又把冲出来的胶卷带在身上,一直到第二年,到了陕西三原县才洗出照片。朱总司令给训练班官兵讲话的这张照片现在保存下来了,确实不容易……

后来,我从我们的资料室里找出了这张底片,洗出了照片。这是苏静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红军时期军事摄影作品的代表作之一。苏静自己也说这幅作品是他“参加红军后拍摄的第一张表现红军战斗生活的最有历史价值的照片”。这幅照片,虽然在用光上不像现在的拍摄者那样讲究,镜头的运用也很朴实,一个标准的中景,但是它不仅有典型环境,而且注意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苍翠的竹林旁,围着一群肩负民族希望的战士,他们静心倾听站在中间的朱德总司令的讲话,朱总司令动作有力,神情激昂,精神抖擞,虽然在穿着上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一个挥臂,一句话,都给战士们以鼓舞。画面中,人物与景物、朱总司令与战士浑然一体。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十分有意义有价值的历史瞬间,也是一个颇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艺术瞬间。

第3章 斯诺和索尔兹伯里们未曾捕捉到的瞬间

他们成功了，他们在中国的大地上淘到了金，他的著作轰动全球。然而，他们也有失败，至少是有无法弥补的遗憾。

50多年前，美国资深记者斯诺曾通过他的优秀作品《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十多年前，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又以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向世界讲述“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可惜的是，他们都未能在自己的著作中为红军的摄影传奇写上一笔，

尽管他们找寻到了反映有关中国红军的具有实证价值的形象瞬间。他们追述历史,却无法经历历史,他们重访当事人,却无法目睹当年中国红军的风采。他们尽可能地展开想象的翅膀,却无力逼真地再现那个年代的哪怕是一水一山。

惟有摄影,才能准确逼真生动形象地将瞬间定格下来,将历史记录下来,将过去的时空在今天展现出来。

中国的军事摄影在硝烟烽火中孕育、诞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起步,这既是战争的需要,更是历史的需要。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武装斗争最高的形式,更是军事集团发挥作用、显示威力、展开较量最直接最明显最重要的时机。直接以战争等军事行为以及军人为表现对象的军事摄影,既为战争留下了可供后人查阅的珍贵资料,也为不同时期的军人描画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速写,更为中国的军事斗争史展现了一页页波澜壮阔的图景。而战争,又为军事摄影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闪光的“矿石”。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红军时期的军事摄影作品虽然不多,但其价值无可替代。

现收藏在国家革命博物馆的1927年12月1日在海丰举行庆祝工农民主政权成立大会的照片,还有手执红缨枪的粤东妇女赤卫队的照片,就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党在组建工农红军、创立民主政权初期的革命活动,它既是中国军事摄影史的不朽一页,也是中国革命史的珍贵资料。

1931年春,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中,红一军团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一台照相机和一些胶卷,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用这台相机给部队拍照。在我们的资料室里,现仍

保存着聂荣臻同志当时拍摄的《红军战士助民麦收》，这幅照片虽然只是记录了我红军官兵助民劳动的一个场景，但却真实自然地表现了红军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深情，较好地揭示了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为解放受苦受难的广大劳苦大众而战斗的革命队伍，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历史意义。还有一幅《红军战士在学习》告诉人们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战斗条件下，红军战士是怎样地乐观向上，如何地团结活泼，在给人以亲切感的同时又给人以教育鼓舞。要说起来，这些照片恐怕比苏静拍摄的朱德总司令给红军机枪训练班战士讲话那张照片还要早些。聂荣臻是红军一边指挥战斗一边拍摄照片的“双枪指挥员”之一。

当时，由于红军中很少有人懂摄影，缺乏照相机和胶卷，战争频繁、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等，所以能够保留至今的军事摄影作品为数不多。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红军时期的照片大致出自四种人之手：一是像聂荣臻这样的红军指挥员；二是像苏静这样的专业、业余的摄影干部；三是为保存革命史料，在重要活动中请来的照相馆师傅；四是对中国红军怀有美好情感的外国记者，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尼姆·韦尔斯。而这个时期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重要领导人的合影和会议摄影（包括会议的场景记录和参加会议的人员合影），如1930年《红军第三军团攻克长沙后举行十万余人的群众大会摄影》，1931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授旗、授章摄影》（组照）、《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检阅红军摄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摄影》;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全体摄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全体摄影》;1933年《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瑞金八果贫农团代表大会上讲话》、《周恩来同志在福建建宁和彭德怀、叶剑英等同志合影》;1934年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摄影》等。第二类是红军驻地环境、墙上的标语以及战利品等,如《红一军团攻占漳州缴获之敌机》、《设在福建永定县虎冈的闽粤赣军区兵工厂》、《庆祝红军胜利会师》等;第三类是前期拍摄的战士行军训练,如《广州起义时的工人赤卫队》、《农讲所学员进行野外军事训练》,以及长征结束之后的反映官兵学习训练生活的照片,如《红一师指战员帮助群众收割庄稼》、《红军战士学习政治文化》、《延安红军少年团演出》、《红军翻越障碍比赛》等。这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党组织的重要会议,政权建设、红军训练学习生活、群众集会以及党政军负责干部的肖像和革命活动,非常珍贵。特别是长征结束之后,红军虽在数量上减少了,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头,进行紧张的学习训练,迎接新的斗争的到来。这一阶段,军事摄影有了较大进步。我们除了可以看到较为全面的领导同志的英姿,而且可以看到红军步兵、炮兵、骑兵的训练和表演,看到“篮球比赛”、“单杠比赛”、“跳远比赛”、“舞蹈表演”、“歌剧演出”等。更值得注意的是,红军时期出现了《红军利用战斗间隙帮助农民收割庄稼》、《学习政治文化》以及《红军医院女护士》、《经过长征的小红军》这样内容新颖的照片,它们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趋向完美。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军事摄影,从总的看,内容仍处于战争外围,直接表现战争的